



東綫英雄羣像

崔左夫著

4204

嵯 左 夫

東 線 英 雄 羣 像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 上 海

東線英雄筆像

著者	崔左夫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書號(663) [1 111 50] 類別 文學—報告
字數 40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3/8
1954年8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20100冊

定價 2,400 元

內 容 提 要

作者在還本報告集子裏，報導了他所參加的朝鮮戰爭第二次戰役——長津湖戰役中的一些英雄事蹟。這本書裏反映了一九五〇年冬天，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北朝鮮地區對美帝國主義侵略軍【王牌】陸戰第一師的打擊中，所作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其中，【團長的一日】、【營指揮員周文江】、【不朽的青年戰士】等篇，表現了入朝作戰初期志願軍中的英雄面貌。另外作者還報導了支援長津湖地區作戰的後方勤務戰線上的鬥爭。

卷首詩

青青的松，

高高的山，

中國英雄萬萬年！

我們心愛的志願軍，

讚美的歌兒唱不完。

——
一首朝鮮民歌。

目次

英雄的西興里戰鬥	一
東綫英雄羣像	二三
一 團長的一日	三
二 營指揮員周文江	六
三 不朽的青年戰士	七
四 張希瑞小組	七
五 王雲閣	元
六 一個傷員的故事	四
七 真正的愛	四
也是一條戰綫	五
『毛澤東！金日成！』	五
從冬天走向春天	六
跋	六

英雄的西興里戰鬥

在朝鮮戰場上，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的初期，某部第五連在長津湖戰役中立下了一等功的英勇事蹟，永遠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中流傳着。

一

西興里是矗立在長津湖西岸，緊貼下碣隅里西北的一座高達一千三百七十六公尺的高山，它雄伏在下碣隅里通向柳潭里公路的旁邊。當長津湖戰鬥發生之後，團的第一營像一把利刀一樣插進了突出的死鷹嶺陣地，切斷了敵人的東西聯系。與這同時，第五連勇士們又搶佔了死鷹嶺東面的西興里。假如說死鷹嶺是釘住敵人咽喉的一隻致命的『釘子』，那末西興里是死鷹嶺東面的一個重要門戶。這時，兇頑的敵人，就打算把這隻插進死鷹嶺的『釘子』拔除，打通東西兩地的聯系。

攻佔死鷹嶺的英雄們說過：『我們就釘在這裏。』守衛西興里的英雄們就說：『我們一

步也不離開這裏！』就這樣，英雄們在西興里每一寸土地上，都和敵人展開了激烈的搏鬥！英勇地殺退了敵人二十多次進攻，堅持了七天七夜，終於獲得了勝利。

戰爭的第一個冬天，北朝鮮東北高原上的氣候非常寒冷，它好像和整個世界隔絕了似的，白雪把長津湖畔的羣峯都封蓋起來，像一片茫茫無邊的雪海，狂風捲着雪花，能把樹木都倒拔起來。在這樣的季節裏，戰鬥是多麼困難呀！敵人想逼使朝鮮人在這個困難的冬天倒下去，但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向鴨綠江推進中』，會遇上昂首而來的中國人民志願軍。

五連和當時的所有志願軍一樣，在那時緊迫的情勢下，要神速的去迎擊敵人，用子彈命令敵人停止瘋狂的侵略戰爭。當他們踏上漫天大雪的西興里陣地時，全連一百四十多人，除了棉衣，沒有一件大衣，一副手套，個個都是單軍帽，單球鞋；但是他們心裏却有着一團火，使每個人的面孔都那麼昂奮、嚴峻，面向着前面，監視着敵人。

照例，部隊在戰鬥情況下前進時，應該是偵察員走在最前面的，可是現在副營長周文江却走在最前面，他和二排長張興太、五班長范玉庭等走在一起，爲了在第一顆子彈還沒有打出去之前，要把地形和道路勘察清楚，以便更好的指揮作戰；敵人怎樣來，就怎樣打它回去！

天色已經魚白色了，雪落得小了一些，西側死鷹嶺的槍聲在催促着他們前進，指揮員周文江的心裏真是焦急，五連的這次戰鬥任務，要對整個戰爭負責，要對插入死鷹嶺的部隊負

責，要儘快的堵塞住這座門戶。周文江回頭看看五連的隊伍，正以雄偉的姿態行進着，雖然徹夜的奔跑夠累了，每個戰士的眉毛和嘴唇上都沾上一層白花，草綠色的雨衣也變白了，但是沒有一個掉隊，大家一股勁向前，多麼可愛的戰士呀！五連戰士中有句話說得好：『我們撞到它的腳尖上，看它還敢向北不敢？』

就在這時，下碇隅里的敵人也開始向西蠕進了，汽車、坦克沿着西興里半山間的公路上衝撞而來，他們當然沒有料到會在這裏遇上了中國人民志願軍。五連戰士們眼看着這些『怪物』，早已準備好了，二排迅速散開，一場遭遇戰展開了。當爲首的一輛小吉普車很快迫近到一百米距離時，周文江副營長就高喊：

『打！』

范玉庭掃了一梭子湯姆，帶着一個組先撲上去，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使那些美國鬼子本能地跳下車子，找好地形障礙物躲避起來；二排同志一個猛衝，一下子就抓了四個俘虜。

接着，迎面而來的是三輛坦克和一輛汽車，他們發現最前面的一輛小吉普車已經僵伏着，就掉轉屁股逃走。六班長楊正興看着坦克和汽車，可不能放過這個機會，馬上帶着全班追上去，子彈飛上去，把鬼子駕駛員吓慌啦，鬼子急於逃命，掌舵不穩，走在前面的一輛坦克就跌翻到路旁的山溝裏去了，後邊的坦克和汽車更不敢回擊，跌跌撞撞的逃遠去了。

五連戰士們一陣歡呼，這場遭遇戰打得好，打得快。他們迅速佔領了西興里公路兩側的陣地，立刻修起工事來，準備對付敵人更多的『怪物』。

西興里高山的雪上，奔躍着五連戰士的足印，山林中響起了鑿冰伐木的聲音。

二

從五連佔領的兩個山頭上，可以看到：山頭前面的開闊地裏有敵人剛修建起來的飛機場，敵機正在起飛和着落；在伸延着的公路上，有長蛇似的敵人的坦克和汽車。五連的戰士感到驕傲，因為敵人再也不能越過西興里高山了，這些『怪物』再也不能直撞向中朝邊境了，雖然這些鋼鐵的殺人武器——炸彈、砲彈和子彈，馬上會拋到他們自己頭上，可是這對他們有什麼可怕呢？志願軍戰士是爲了朝鮮人民和鴨綠江對面的祖國而來的呀！

敵機出現在山頭上空，十架，二十架，三十多架，像要把山頭的天空遮沒似的，炸彈投擲下來，山頭上豎起了一支支黑色的煙柱，接着是煙塵瀾漫；山頭吐出火舌，火簇舔着天空……。戰士們回頭看見後面的村莊也燃燒起來，火簇吞去了村莊的一切。

敵人的榴彈砲羣開始發作，整整一小時，砲彈一排排的打來，陣地上雪石飛濺，在一公尺以外，幾乎難以辨認出另一個戰友的嘴臉，鋼鐵與火在身邊和遠處發出尖厲的噓聲。

又是一陣排砲……；又是一陣瘋狂的轟炸和掃射。

敵人七輛坦克和一長列滿載步兵的卡車沿着公路開近了。看來他們好像要佔有西興里才甘心：把成噸的鋼鐵的武器和整營整團的人拋到這裏來，坦克發出巨大的轟軋聲，向山頭打着砲。

三班副劉佩山把湯姆一揚，喊着：「反坦克小組跟我來！」

戰鬥前多少次要求過任務的，上保證書表示過決心的反坦克手們躍出了工事，那是大家早就期待着的一刹那。敵人的坦克在噴火，可是所有反坦克小組仍在逼近它。龔振華端着機槍向坦克瞭望孔掃射，掩護着反坦克小組前進，鬼子坦克手被他打死了，他自己也身中五彈，臉色開始發白，但兩手仍緊端着機槍射擊着坦克，直到坦克在一聲爆炸中齒輪飛到天空，龔振華的機槍才停止了射擊，身子才慢慢地倒下去。

這一天整個下午，敵人的砲火就沒有停止過，戰士們估計，敵人在天黑以前，還會來一次更激烈的進攻，爲了迎接更激烈的戰鬥任務，共產黨員在障地裏更活躍起來了，鼓動着所有的戰士：『準備好啊，再打一個漂亮的反衝鋒！』

敵人開始集結兵力，現在又漸漸進逼到西興里山腳下了，連珠似的砲火向山頭轟來，彈片在空中擊撞着發出鏗鏘的聲音。敵人步兵約一個營分四路朝二排障地爬上來，藉着砲火

的掩護慢慢接近了，二排戰士在互相鼓勵着：『大家沉住氣呀，』副連長周和林冒着砲火在陣地上滾來滾去，滾到臥伏在工事裏的戰士身邊，說：『敵人的大砲不能衝鋒，砲火不能解決問題，不要亂打槍，手榴彈刺刀準備好，等敵人上來跟他幹！』敵人的坦克在山下亂打砲，但却不敢爬上來，戰士們已經摸熟了美國鬼子作戰的那套動作規律，靜待着緊張激烈的生死鬥爭！

敵人的步兵忽地散成一個袋形，顯然想把我們的人包進去，隊形那麼密集，副連長想着：『要是我們的砲兵能趕上來該多好啊！』當然，這時候我們的砲兵是來不及趕來的，因此，這個陣地上的每一個戰士，現在不是要以一當十，而是要以一當百！

敵人用自動火器在二排面前交織成一道火網，然後挺着身子走上來，二排戰士全伏在雪坑裏，當敵人走進手榴彈的威力圈內時，排副劉順珠喊道：『保家衛國立功的時候來了！』戰士們立即集中手榴彈的火力，轟向密集的敵人，敵人全垮了。戰士們看到了美國兵嘩嘩地逃跑的狼狽相。

不久，敵人的反撲又開始了，大喊大叫的逼上來，機槍手盧少春的機槍不停地打着，前面的敵人倒下來，後面的還是在衝上來，敵人在衝鋒啦！盧少春身邊的彈藥手犧牲了，他急急地迸出一個聲音：『誰來當彈藥手啊？』副連長周和林把一個戰士的步槍接了過去，說：

『去，給盧少春壓子彈！』機槍又吼叫了，敵人倒下去又爬起來，忽然，一顆手榴彈炸裂在衝鋒的美國鬼子中，這個警告，嚇得鬼子的雙腿發了軟，慌忙地退下去，敵人又一次像破布一樣的被打落到山下。

天黑下來，風雪吞噬着滿山的敵屍。

三

五連的人有了犧牲，而且犧牲是大的，但那是戰爭初期呀！如果等我們用驃馬馱着大砲，等我們能拿到更多的自動火器再來朝鮮，那麼敵人早就趕到了鴨綠江邊了，敵人把鴨綠江佔領並封鎖起來，那時我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志願部隊，就很難過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每一個戰士能說一聲：『把西興里交出去』嗎？不！絕對不能！因此，當指揮部在電話中那樣嚴峻地說『要守住！要勝利』時，戰士們是樂意聽到這命令的，他們不希望別的部隊來協助自己，鐵打的五連，是能夠擔當起這艱巨任務的。而且，這時要希望別的部隊來協助，也是不可能的，這時的朝鮮戰場上，敵我力量不僅在裝備上懸殊，數量上也有更大的懸殊，但我們始終是勝利者，在每一座小山頭上，在每一個小戰鬥中，都出現了非常的奇蹟。

第二天早晨，戰士們習以為常的等待着『空中強盜』的出現，可是敵機沒有來，坦克和一長列汽車卻從公路上開來了，『準備！……準備好！……』陣地上緊張地傳着話。

我們的沉着應戰的姿態，使敵人的坦克吃驚地停了下來，有的畏縮地抖着身子向後移，有的覺得這樣的退却有些不好意思，於是就把無數的砲彈，對着小山頭前面的一個直立着的半截身軀的戰士和一隻高舉着手榴彈的傲骨似的巨臂，狠命的射擊着。但是那個戰士的身軀仍然屹立着，那隻高舉手榴彈的巨臂仍然高舉着。——這一顆榴彈，只要一飛出去就會叫鬼子死亡！於是敵人猶豫起來了，紛紛跳下汽車和坦克，又掉頭逃走了。

當敵人開着槍向那個英雄戰士的遺體射擊時，前沿的戰士心中一陣陣的難過，那直立的半截身軀，那高舉手榴彈的巨臂，就是昨天英勇犧牲的反坦克手——張興太的英雄遺形，當他昨天快要衝到坦克附近的時候，被一顆子彈射倒，而那個小高地又隨即被敵人佔領了，拂曉前五連的人才重新反擊上來，戰士們當發覺了戰友的光榮遺體時，都請求冒着敵人的火力去搶救下來，可是副連長沒有同意，因為張興太的身子暴露敵密集的火網內。可是他那英勇的姿態，却幫助了自己戰友的繼續作戰，使敵人驚心動魄。戰爭中這該是多麼驚人的奇蹟呀！

一會兒，敵人的坦克又爬上來。一排副持着裝上刺刀的槍，衝在所有的人前面，二班全

部跳出了工事，野獸們的污血又染紅了白雪。

這一陣反覆爭奪戰，二班只剩下四個人了，可是只有三個人回到陣地上；張金龍在反擊中受到敵人火力的封鎖，不能退回到原來陣地來，七個敵人衝上來想活捉他，却被他幹掉了四個，他一邊還擊，一邊後退，退到一個很小的山洞裏，把敵人阻止在洞外，他把最後一顆手榴彈的弦子扣在手裏，準備與敵人同歸於盡。天黑了，他終於衝了出來，浮着勝利者的笑容回到自己的陣地上來。

四

日日夜夜，堅持着艱苦的戰鬥。連長、指導員倒下了，許多同志倒下了，但是活着的人繼續守衛着這片陣地。艱險的時候到來了，許多人的身體凍壞了，腳上起了泡，不能跳出去衝鋒，只能在工事裏還擊，可是還必須堅持下去，堅持到勝利到來。

白日過去，寒冷的星星出現在天空，敵機在陣地上空不斷扔下照明彈，敵人的大砲也不時送來幾聲爆炸，可是敵人却仍只能驚縮在山下，膽怯的望着這座英雄的山頭。

深夜，副營長周文江把部隊集合到後山脚下，這些爲數不多的戰士們多麼可愛呀，用什麼來鼓勵安慰他們呢？「同志們哪！」周文江的語氣是那麼深長，夜裏相互看不清面孔，可

是，戰士們都好像看到了副營長激動和嚴峻的臉色。在副營長一方面，他也是深知戰士們的，戰鬥數日夜的疲憊的戰士，他們都是帶着飢餓和創傷的人，他們應該走進屋子在熱炕上躺一天，他們應該去喝些熱水和吃一頓飽飯，他們也應該帶着光榮的創傷到急救所轉到後方去，可是，周文江更深知每一個戰士的心，每個戰士的心都是這樣想的：不能把連隊的光榮——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光榮在最後五分鐘裏和西興里陣地一起交給敵人！因此他接下去說：『今天又是一天了，這一天打得很好，敵人最後會洩氣的，我們就是要他望得到這座山頭，但是爬不上來，我們要打下去，徹底完成祖國人民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打好出國第一仗！爲犧牲的同志報仇！立下第一功！』這幾句話，使每個戰士心中都得到了溫暖與力量。營教導員也經常跑到五連陣地上來，幫助主持召開了兩次支委會，指定副連長周和林爲代理支部書記，向全連共產黨員和革命戰士提出新的口號：『克服一切艱苦和困難，堅決守住西興里陣地！』

這樣，整個連，雖然人少了，却燃燒着更高的戰鬥的熱情。現在不僅要克服戰鬥的困難，而且要熬住生活上的痛苦。他們每天只能吃幾個冰凍的地蛋，手指凍僵了，槍機頭拉不開，就用牙齒去咬開來。

最後幾天，戰士們是在煙火中度過的。美國鬼子不敢衝鋒了，企圖用它的『鋼鐵戰術』

來摧毀這座障地，整天濃煙籠罩着山頭，煙火包圍着戰士。可是，我們的戰士是怎樣呢？陳國芝大聲對煙霧中的同伴呼喊著：『你們準備好了嗎？我的手榴彈蓋子揭開來了！』另一個聲音傳過來：『看不見你哪！真是白天當黑夜過。我也準備好了，我的手榴彈弦子早就扣在手裏！』他們都如此堅決，整個障地都是這樣，要堅持到最後勝利！

七天七夜過去了，第八天，增援的大軍來到了，美帝國主義侵略軍潰敗了。五連的戰士狂歡得笑出了眼淚，他們毫不遲疑地跳出西興里障地，追擊潰逃的敵人，繼續向南方前進！